

請掀開經本，第七十五面第一行。我們將這個文念一段，這個七大裡面的第一段。

【汝觀地性。粗為大地。細為微塵。至鄰虛塵。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。更析鄰虛。即實空性。】

上次將七大這一科大意給諸位介紹過了，末後有個比喻，佛說「如水成冰，冰還成水」，這個比喻裡面的含義很深。今天這一段講色大，四大裡面的色大，可以做為《心經》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註解。為什麼講色空不二、色空是一？這是佛法裡面可以說講到最極究竟之處。這個說法實在也很不容易體會，如果能夠體會得了，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真實相才能夠得到幾分，可見得這段經文的重要性。前面的比喻上次曾經說過一些，可是我們得要記住，因為這個比喻是總喻七大，與底下的七段經文有密切的關係。水是濕性，冰也是濕性，不管怎麼變法，水變成冰也好，冰變成水也好，乃至變成水蒸氣也好，總而言之它的濕性不變，所以拿濕性比喻七大真如之性。而將水比喻佛法界隨緣之相，就是真如本性隨順十法界裡面佛法界，我們把它比作水；隨順其餘的九法界，我們把它比喻作冰。水的相是一個相，冰的相就不一樣，冰有厚薄不相同，比喻九法界迷執有淺深不相同，所以這個比喻我們要曉得。

究竟真如本性為什麼會隨佛法界的緣？為什麼又會隨九法界的緣？這裡頭有染淨的差別，隨淨緣這就是佛法界，隨染緣那就是九法界。不管是隨佛的緣也好，隨九法界的緣也好，記住濕性不變，那就是說明真如本性是永遠不變的。這個道理諸位一定要明瞭，你修行證果所憑藉的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佛才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

」，這個佛性就是此地水冰的濕性，一切眾生皆有。既然有佛性，皆當作佛，換句話說，應當作佛。我們現在是應當作佛而不作佛，沒有作佛你就要曉得我們隨的是染緣。

在過去有一個出家人遇到臨濟大師，向他請教一個問題，如何是四種無相的境界？臨濟和尚就給他說，「你一念心裡起了疑惑，你就被地障礙」。一念疑惑，疑什麼？懷疑自己不能成佛，懷疑自己業障深重，你懷疑這個。業障深重這是當然的，為什麼？無始劫以來你隨的是染緣，你的業障哪能不深重？可是業障你要曉得它的性質，真如本性裡面原本沒有業障，業障是本來空，你曉得這個性質就放心了，真如本性裡面原本沒有，你想想看，能不能斷得掉？當然斷得掉，它本來沒有。而佛性是本來有的，本來有的你就可以證得，決定證得。為什麼？本來有。一個曉得本來有，一個知道是本來空，業障是本來空。可是問題就是在迷悟，所謂隨淨緣這是悟，隨染緣這是迷。可見得成佛、成凡夫關鍵就在迷悟，迷決定是染，悟決定是淨，染淨是這個分法。

再問問我們覺悟了沒有？這我在講席裡常常提醒諸位，如果你還有個我執，你就決定是迷，沒有悟。縱然對這個經很通達、很理解，自己在講台上也說得頭頭是道，你自己要覺悟，你還是迷而不悟。所以覺悟的人沒有我執、沒有法執，這是真正覺悟的人；有我法二執，這就是不覺。我們很想覺悟、很想不迷，從什麼地方下功夫？先從破我執下功夫。這個事情的確是難，如果要是容易，大地眾生不是個個都成佛了嗎？難在什麼地方？俗話常講劣根性難改，這個劣根性在佛法裡面講我執，執著五蘊的身心為我，這是我們的大病。一切了義經典，諸位仔細去觀察你會發現，說我法二空，這就是了義經典。告訴你，無我、無法，畢竟空寂，這才是真理，這是真相，這就是覺而不迷。

所以經諸位要活聽、要多聽，這些了義經典要會合起來看，你才能看懂這個意思。雖然我們多聽、多看，力量集中在一部經上，博學而專攻。不是講專攻不要博學，像個竹桿兒一樣，那不行，那是沒有力量。博學專攻像什麼？像金字塔一樣，底座很大，博；又專，它有個尖峰。這就是一切重要的大乘了義經典，我們要認真去下功夫，把道理徹底明瞭之後，最要緊的就是要想方法破我執；不破我執，佛法真的是不得其門而入。

所以懷疑是講疑的這個，懷疑自己罪業太重，懷疑自己不能成佛，懷疑自己信心不能建立，懷疑自己不能開悟，懷疑自己比不上人。你要是有這些疑惑在，你這一生別想成功，確實你業障破不了，你也開不了悟，你也證不了果，你樣樣都不行。你要問，我為什麼不行？就是因為你懷疑自己。懷疑自己是我執增長，念念當中有我，我不行、我不會開悟、我的業障深重，念念都是增長我執，那怎麼行？佛法是叫你破我執的，你天天在增長我執，這是顛倒行事，錯就錯在這個地方。所以說貪瞋痴慢疑是根本煩惱，疑是講疑聖教，所以你被地障礙了，疑不得，要把這個煩惱連根拔掉。

臨濟又講，「你一念貪愛，就被水淹沒」。煩惱裡面貪煩惱，所以貪心要不得。不管貪什麼，世間法你要是有貪心，你被愛水淹沒掉；你要是在佛法裡面起了貪心，一樣，只是把貪的對象換了一換，貪心沒有換。佛是叫我們斷貪心，不是叫我們換貪愛的對象，目的不是換對象的，是要拔除你的貪心。地水火風，疑是地，貪是水。「一念瞋恚，就被火燒掉」。瞋恚是火，所謂火燒功德林。「你一念歡喜，就被風飄去」，被風吹走了。人歡喜的時候，心確實是個飄蕩的心。這樣子修行你怎麼能夠辦得到？這就是這個出家人問無相的境界，那如何能辦得到？我們想想，貪瞋痴慢，它的根本就是我執。如果沒有我了，誰貪、誰瞋、誰痴、誰慢？所以會修行

的人，他從根本上拔除，破我執。不會的人從煩惱上一樁一樁的斷，怎麼樣把我的貪心斷掉？我修布施波羅蜜斷我的貪心，我修忍辱波羅蜜斷我的瞋恚心。這個事情真難！你要問，大乘佛法不是這麼修的嗎？的確大乘佛法是這樣修的。

比大乘更高的叫上上乘，一乘佛法，一乘佛法是從根本修。你們看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講的就是一乘法，這是講從根本修。從根本修就是破我執、破法執，這樣修學法，用的時間少、成功高。枝枝葉葉上修行，用的時間長，所謂三大阿僧祇劫，時間太長，古德所謂尋枝摘葉，這就是不知道從根本修。凡是一乘了義經典，或是明說、或是暗示，都叫我們從根本修學。境界我們離不開，境緣是依他起性，所以離不開。可是這裡頭要緊的，就是要懂得這個道理，曉得境緣的真實相，知道它的實相，只要你不染不著，菩提道上就沒有障礙。所以古人也說「四大如夢如幻」，迷的時候你覺得這個東西有，悟了之後曉得雖有不實，像貪瞋痴慢，百法裡頭講的二十六種煩惱，雖有不實。理懂得之後，在境界裡面就能提得起觀照的功夫，我們一般講功夫，功夫才能真正提得起來。這是前面一點很要緊的意思，這個意思貫穿底下七段經文，這七大的經文。

我們今天再看這一段，剛才念的，這一段大概今天的時間是講不完，我們要細講。因為第一段的意思懂得之後，後面都很容易了解，這是講為什麼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。『汝觀地性』，「汝」是世尊叫著阿難，你來觀察，「觀」是用智慧觀，不是用第六意識在分別，「性」是講它的性體，就是真如本性，你觀地大的性。『粗為大地』，「粗」是粗相；『細為微塵』，「細」是細相。這兩句說明十法界內色外色總名地大。什麼叫內色？內就是我們身體，我們身體之內的血肉之軀，這是內色。身體以外的，我們環境的這些色法，我們就叫它做外色。內五根、外六塵，將來諸位

在這個經上能看到內色、外色，曉得就是這個講法。學佛，我們還要知道一個事實，世尊當年住世四十九年所說出來的皆是法相，因此法相無邊，這也是令初學的人不容易入門。但是在我們今天可以說，初學的人有個很好的入門教材，那就是《相宗綱要》，那是佛法入門的教材，研究教的人不能不通達。如果你能夠把《相宗綱要》搞得滾瓜爛熟，過去李老師講的，他保證你對於性相兩宗都沒有障礙，都能夠通達，所以這部書要熟讀。我們這次平裝跟精裝印了五次，《相宗綱要》印過五次了。第一次我印的時候只有正篇，沒有續篇，我發現續篇之後，將正續篇合刊在一起。李老師特別寫個序文，你們把李老師的序文好好去念念，你才曉得這個書的重要，要真正去下功夫。什麼叫四大？《相宗綱要》裡也解釋得很詳細，我們在這個地方不能像它那樣解釋，它那是專門解釋這個名詞。

我們現在就現前外色來辨別，這個意思是說，阿難在此地示現的是凡夫的境界，我們就以凡夫境界上來講，認為地大是和合因緣所成的。譬如我們積土石為山，山從哪裡來的？山是土石堆積起來是山，因緣和合的。以一個例子就例其餘一切萬法，無有一法不是因緣所生。佛在小乘經裡面，在阿含、在方等的初期常常這樣說，阿難尊者也拿這個問題來質問釋迦牟尼佛常講的。而佛這種說法，隨順凡夫、外道的見解，到這個地方是叫他深入一層的觀法。我們仔細觀察地大，實在它是屬於虛妄的體性，沒有實性，這點的確很難懂。你說它沒有體性，明明我們積很多土石就堆成山，這不是事實嗎？我們堆積，從細微的堆積到粗顯的，「細為微塵」，堆積這些微塵就變成地球。這種現象擺在我們眼前，我們大家都承認，這是我們常識所理解的。更細微的去分析，那只是極少數科學家的事情，他們將這些物質分析，分析到原子、分析到電子，都是我們肉眼看不到。佛經裡面三千年前它也分析，這個講「細為微塵，至鄰

虛塵，析彼極微色邊際相」，這個「析」就是分析，跟今天科學家的分析是一樣的。我們今天科學家用科學儀器來分析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不必要用儀器，用天眼、用慧眼、用法眼、用佛眼來分析。阿羅漢的慧眼就能夠看到微塵，微塵我們肉眼看不到的。這是講色，就是今天我們講的物質。色就是物質，把物質去分析，分析到『鄰虛塵』，虛是虛空，鄰虛就跟虛空做鄰居，等於說再分那就是虛空，就沒有了。你們在數學裡頭念過，將一個物質去分析永遠分不盡，理論上永遠分不盡。譬如一樣東西把它分做二，二再分做二，用二分法永遠分不盡，理論上永遠分不盡。事實上有沒有盡？事實上有盡。理上無盡，事上可真有盡，分到後來就沒有了，所以叫鄰虛塵。鄰虛塵在此地講，就叫做實空性，實是真實，不是虛妄的，這個空叫真空，不是頑虛空，這個空是有，不是無。空為什麼是有？空裡面能顯色。如果空當作無，那這個色法不能生，所以空是有。

現在在此地要說一說，什麼叫做七分析色？就是分析，七分析色本來在印度有些外道他們就曉得，就用這個方法來分析。由此可知，古印度不但宗教發達，在今天來講物理科學也相當高明，他們就用這個方法來分析一切色法。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相上做的工作，換句話說，他只知道有色相，他不曉得有色性，當然更不知道色性就是如來藏性。因此色性與空性無二無別。他怎麼個說法？他說分色，色分分到最後就分空了。怎樣才能夠證得真空之理？由分析色就可以能夠證得。這個話說起來、聽起來好像是有點道理，其實似是而非，不是真實的意義。今天這個地方也就是要辨別這個問題，這就是佛經裡頭也常說的。分析法，我們從最粗的相來說，佛法裡面經論註疏常常引用的，以牛毛塵做單位，大概眼睛好的人，也能夠看得見，是眼睛真好的人。我想一般人恐怕看不見，因為

牛毛，諸位想想，比一根針恐怕還要細。那個毛的尖端上有一粒微塵，它停在這個地方不會掉下去，尖端上沒有多大的面積，一粒塵停在那個地方。

以這個為單位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塵。羊毛比牛毛要細得多，我們中國人用毛筆，羊毛是居多數，羊毛尖端上可以停留。羊毛塵的七分之一叫兔毛塵，兔毛塵的七分之一叫水塵，也許是我們今天科學家所稱的水分子，它在水裡面可以游動沒有障礙。我們知道水的密度不大，它有空間，它可以在空間裡頭自在的往來，沒有障礙。這都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，可是我們今天在高倍的顯微鏡之下能看得到。水塵的七分之一就是金塵，金屬密度很大，雖然有很大的密度，可是你要是把它放大成幾百萬倍，你也看出當中還是有空隙。這一粒微塵從這走過來、走過去，它沒有障礙，這叫金塵。金塵再分七分之一就叫做微塵，可見得這微塵非常之小，金塵的七分之一。我們常講阿羅漢、辟支佛的慧眼能夠見到微塵。微塵再分七分之一，那更小的，阿羅漢的慧眼就看不到，這個七分之一叫色聚極微。色聚極微還可以分，再分為七分之一叫極微之微，這就是此地講的鄰虛塵。極微之微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沒有了，不能再分。而實際上極微之微（就是鄰虛塵），告訴諸位，非有非無、不生不滅，在這個時候你才能夠見到色即是空、空即是色。

我們解釋底下這句經文，『更析鄰虛，即實空性』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果然鄰虛塵要是分析分到最後變成虛空，虛空必定能還原變成色相。虛空如果能變成色相，虛空無量無邊，它儘管變成一切色相，為什麼今天虛空不能變成色相？前面說過，凡夫、外道他不通達色性，只是在色相上去尋求，縱然達到最後，還是不能自圓其說，不能把事實的真相找到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以理來論之，色與空可以和而不可以分析，為什麼？色可以分析，空怎麼能分析？

空怎麼分法？小乘人就是用古印度外道的方法析色入空，這方法就笨。大乘法常講「當體即空」，它不是分析的，當體即空，這個當然是比分析空高明得太多。佛在經上常講，本經前面講過，「觀相元妄，無可指陳。觀性元真，唯妙覺明」。這四句話我們應當把它記住，這是佛在《楞嚴經》上說的，與《起信論》、與《華嚴經》裡面說的都是重要的原理。像這個境界都是佛與大菩薩親證的境界，所謂是諸法實相。

我們在《十四講》裡面給諸位說的，講一切法的總相、別相，這些話都是說總相。雖然我們不容易理解，即使是理解也是含糊籠統，沒有深究其理，所以你自己不能入這個境界。這種理解有什麼用處？沒用處，就是解得不夠深、解得不夠圓。相既然是妄，妄就不是真的，這個道理我們一下領悟不了，我們再舉個比喻來說。比喻與這樁事當然有相當的距離，但是我們可以從比喻裡面得到一個彷彿。譬如作夢，你們諸位都做過夢，夢裡面有沒有色相？夢裡頭也有色相。好，你在夢中分析你的色相，你把它從牛毛塵、羊毛塵、兔毛塵，一直分到鄰虛塵，你想想，到鄰虛塵這個色相是空的。我們現在幹這個事情，就像夢中分析色相一樣的情形，一樣的愚笨。好像是個彷彿，不是事實，為什麼？因為這個色相本來就是空寂，本來空，本來就沒有。本來就沒有，現在變成這些東西，變成為有，這個有，佛菩薩知道叫幻有、叫妙有，有而非有，有即是空。我們的大毛病，不曉得這個有是幻有，不曉得有是妙有，認為這個有是實有，毛病發生在這個地方，認為它是實在有，不知道它是假有。

雖然我們常常讀經，也常在研究佛法，常常聽說這個有是假有、色是幻色，你想想，我們為什麼還不能夠超越五陰，還被五陰範圍住？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所曉得的這一點，是聽別人說的，不是自



己的境界。如果是自己的境界當然就超越五陰，像《心經》裡面講的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超越了。不是自己境界，我們今天在經上只聽說佛講的觀相元妄、觀性元真，聽說。如果要曉得這相是妄的，真正到這個境界，你在這個相裡面決定沒有取捨，虛妄的，可以有分別，不會執著，沒有取捨，這一定的道理。我們在一一切相裡頭還有得失取捨，還有種種執著，哪裡知道相是虛妄的？不達相妄就不能夠證得性真，為什麼？因為性真跟相妄是一不是二。我們要想證得真性，達妄就證真，真妄原本不二。

《法界頌》裡面有幾句話，說得也非常之好，它說「若人欲識真空理」，假如有個人要想認識真空理體，「身內真如還遍外」，我們本身以內，自己的真如本性是盡虛空遍法界的。你要把它看作真如本性在哪裡？在我們的身體裡面，就壞了。這句話我想應當不難懂，因為經文一開端，「七處徵心」、「十番顯見」，已經將這個道理顯露無遺。「情與無情共一體，處處皆同真法界」。一切有情眾生的本性我們叫它做佛性；一切無情的眾生，我們今天所謂是植物、礦物乃至虛空，它的本性我們叫它做法性，法性與佛性是一個性，不是二性，性就是本體。覺悟的人曉得，自己跟整個虛空法界是一體，不是二體。你既然曉得是一體，你怎麼會有鬥爭？你怎麼會有分別？你要有分別、有鬥爭，豈不是你自己跟你自己過不去嗎？你要想修行成佛，要想覺悟，你還跟一切眾生分別、爭執，你這一生就別想開悟了，不要想成就。

你看自己又想覺悟，又想成就，所作所為全是障礙了自己，不是別人障礙，是你自家在做障礙，別人障礙不了。換句話說，你對事理的真實相一無所知，你的所修所行那不叫盲修瞎練又叫做什麼？嚴格的講，如果不曉得情與無情同一體，《華嚴》裡面所講的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你要是不曉得這個道理，不知道性相一如，

不知道萬法一體，你的修行就有障礙。這個意思實在講是七大的要旨，經裡面講的真空就是說一如之體，所說的七大就是體所現的作用，有體，體當然起作用，它起的作用就是七大。在後面七大文裡面，都告訴我們「循業發現」，七大從哪裡來的？是循業變現出來的，所以這個用叫做業用，就是一如之體的業用。可是我們必須要了解體用不二，所以佛說法總是相依互舉，不離妙性。經上才講「一一皆如來藏妙真如性」，你要見性在哪裡見？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。你曉得性是沒有相的，相既然就是性，相即非相，色即是空。你能夠見到色即是空，就見性、就見色性；你在色裡頭見不到空，你沒有見性。你為什麼不見性？你著相。你在一切相裡頭有分別、有執著，所以你見不到色即是空。如果你在相裡頭毫無執著，沒有執著、沒有分別，色即是空，色空不二。這一段就是講這個意思。我們再看底下經文，佛又叫著阿難跟他說：

【阿難。若此鄰虛析成虛空。當知虛空出生色相。】

這是就世間人的看法，就凡夫、外道的觀點上來說。前面所謂析色歸空，這個意思就是講，從有分到無，『若此鄰虛析成虛空』，從有到無；再還原，那就是積小成大、空成色，所以說『當知虛空出生色相』，總會還原的。

【汝今問言。】

前面阿難所問的。

【由和合故。出生世間諸變化相。】

這是你問的，你說世間種種變化相是由於和合而有的，前面的大前提已經擺在此地，你說和合而有。那你現在看：

【汝且觀此一鄰虛塵。用幾虛空和合而有。不應鄰虛合成鄰虛。】

我們說色聚極微把它分成七分，變成一個『鄰虛塵』，鄰虛塵

就是虛空，就變成虛空。現在問你，這一個鄰虛塵是幾個虛空合起來的？說明了色空的真諦。這裡頭的意思也有相當的深度，前面四句說明析色到鄰虛告一個段落，如果再從分析鄰虛就是實空性，就是真實的空性，佛在此地就難阿難尊者了，給他個難題叫他去做去，現在是更合幾個虛空成為一個鄰虛塵？色可以分析，空怎麼能分析？空既不能分析，底下這句話說，『不應鄰虛合成鄰虛』，這講不通，沒有說鄰虛塵再合成鄰虛的道理。

這個地方世尊意思完全是在「用幾個虛空」，意思在這個地方，用幾個虛空合成一個鄰虛？你要是虛空不能夠合成鄰虛，這個色法不能成立。你覺悟了嗎？不能成立，這就是虛妄的。果然能合幾個虛空成為鄰虛，這個色法就是真實的，那就不能叫觀相元妄，前面講的「觀相元妄」這句話就講不通。如果諸位是會聽的，你聽到這一句就會有悟處，你才曉得這個事實真相是什麼，恍然大悟，原來色即是空是這麼一種。佛在此地這句，真是一段文的關鍵所在。古人所謂句眼，這句裡頭有個眼，畫龍點睛，這就是眼睛，就在這一句上。這一句佛的意思就是誘導阿難希望他開悟，把他誘到這個地方，用力給他點一點，看他能不能悟，如果一下悟入，問題就沒有了，後頭就不要再講。阿難跟我們一樣沒悟，沒悟再說。像這樣的，可以說《楞嚴經》每一段、每一章都有這最要緊的處所；換句話說，一句話道破，一句話叫你悟入。所以像這樣關鍵的句子，我們要曉得。

再說『和合而有』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，和合是要有數量，總是兩個以上才能夠和、才能夠合，兩個以上合而為一、三個以上合而為一。譬如我們說水乳兩樣東西合而為一，或者再加上咖啡，這是三樣東西，再加上糖四樣東西合而為一，我們把它合成飲料。至少是兩個以上，這是和合的意思。佛在此地問，幾個虛空和合成

一個鄰虛塵？這句話就是點醒他。說明什麼？說明色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。色實在是不生的，不生，鄰虛塵是不生；鄰虛不生，由鄰虛積的山河大地、積的世界那哪有生滅？根本的那個要是真的有生，真有，這才是實有；根本的那個是假有，當然這是假有，就不是真有。這裡頭的確有很深的道理，要細心去體會。

末後這兩句，鄰虛是色邊際相，所謂說到頭了，是色的邊際相。如果要合鄰虛，那就變成合七個鄰虛成一個極微之微，合七個極微之微成一個微塵。所以鄰虛沒有辦法合成鄰虛，它在合的時候只能夠說由細再入粗，顯粗，分析的時候由粗入細，和合的時候是由細入粗。鄰虛塵再下沒有更細的，唯有虛空。佛在此地這個問題提出來的，故須合空，如果不合空，豈是鄰虛合成鄰虛？由此可知，虛空不能出生色相，虛空不能合成一個鄰虛塵，虛空不生色相，色相本來是空寂的。底下經文說：

【又鄰虛塵析入空者。用幾色相合成虛空。】

這是反過來再說，叫他面面來觀察，仔細的去想想，如果要是說虛空是因為析色而顯現的話，色是空之因，虛空從哪裡來的？色分析出來才有虛空。佛在此地就說，如果要是這樣的話，這個理論果然是個事實的話，你分析鄰虛塵為實空性，這個虛空究竟是用幾多的色相合成這樣廣大的虛空？虛空太廣大，到底是多少個鄰虛塵把它合成這個虛空相？

【若色合時。合色非空。若空合時。合空非色。色猶可析。空云何合。】

這是給阿難說出正的，這是佛看到阿難沒有開悟，既然沒有開悟，這再詳細把事實真相分析給他聽。但是分析給他聽，諸位要曉得他縱然是明白，是別人的境界，不是自己的境界。必須要自己悟入了，才是自己的境界，而佛法的教學，始終就是叫你自己要開悟

。你自己不開悟，記取別人的東西，記得再多，與自己真是毫不相干。你說自己能得一點好處，得一點什麼好處？世間得一點名聞利養的好處。與你斷煩惱不相干，與你了生死不相干，與你證真如本性不相干。那都要靠自己悟入，你才能做得到，自己不悟不行！自己要求悟入，一定要從戒定慧上下功夫。為什麼要學戒？你應該懂得，為的是你心不定，你的煩惱、你的妄想，就像煮開的水一樣，像風吹水起的大波浪一樣，起伏不定，這才叫你修戒。戒的目的無非是叫你把心定下來，用這個方法在大風大浪裡面求自己的穩定，不被大風大浪所影響，這就是戒的功用。因戒才得定，因定才能開慧，慧就是慧解，大徹大悟，悟入諸法實相。我們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若色合時，合色非空，我們下一次從這個地方講起。